

地平线

〔日〕新藤兼人 著 李正伦 译



外国电影剧本丛书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外国电影剧本丛书

地平线

〔日〕新藤兼人 著

李正伦 译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 9 8 6 北 京

地平线

译自日本《电影剧本》1984年2月号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日本著名电影剧作家新藤兼人的一部新作。

年轻姑娘秀代为了替父分忧，远适美国，同日本青年移民良夫结了婚。在一片不毛之地上，夫妇洒下了辛勤的汗水。二十余年后，良夫因伐木受伤而死。影片描写了秀代同艰苦生活和家庭不幸的顽强搏斗，以及她终生不渝的故国情思，塑造了一位坚强的妇女形象。

责任编辑：高 川

封面设计：乃 萱

地 平 线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2³/₄ 插页：2 字数：49,000

1986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93 定价：0.80元

1 旧金山港

1920年，春季。

2 凭照片定婚的未婚妻们

三十名只穿着和服衬衣束着细腰带、全凭照片就定了婚的未婚妻们，规规矩矩地站在移民官面前。

移民官：你们有股臭味儿，别往前来。现在给你们消毒，去去虱子。

他扔下一句话就出门而去。

随后是雾状的硫磺液从她们头上喷洒下来。

3 移民局一间办公室

这是一所砖木结构的房子，空旷得象个仓库。三十名未婚妻面现忐忑不安的神色，耐着性子等着。她们穿的都是廉价布料做的和服，赤脚穿着木屐。四个美国移民官仿佛监视她们似地站在周围。

这些女人们每人手里拿着一张照片。她们全是只看过对方的照片就定了婚，然后远渡大洋前来结婚的。

年方20岁的秀代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日本移民会会长从另一侧的门进来，他领着三十名年轻的日本移民们鱼贯而入。

这是一个奇妙的群像。这些年轻的日本移民的脸全都被太阳晒得黑黑的，只是眼睛闪着光彩。服装自然也是粗糙的。这些人看上去就好象是一群饥饿的动物。

他们进来的一刹那，这些姑娘们不由得一愣，立刻紧张起来。

移民会会长大森：我是日本移民会会长大森，诸位远渡大洋，辛苦啦。祝贺大家。一切检查全完了，已经领到入境许可，你们核对一下前来接你们的人的姓名，然后就各自认领各自的吧。

进来的这些年轻汉子们也都各自手拿一张照片。

这是全靠照片结亲的。27岁的汉子藤木良夫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女人中立刻出现一阵混乱。有的女人喊：“和照片不一样！”实际上照片上的确就是本人，但照片和自己眼前的男人却太悬殊了。

女人甲：不对！和照片不一样！我不干！我回日本！我不干！

这女人要摆脱握着她的手的男人，然而男人却极力握着不放。

有的男人往外拽女人。

有的女人哭喊着抗拒，坚决不走。

人们呆呆地看着这一幕。

秀代拿着那张照片站着发愣。

良夫举着手里的照片走上前来。

4 破旧的卡车在广袤的原野上扬着沙尘奔驰

开车的是38岁的宽次郎。

车厢里，秀代和良夫并肩坐在破席子上。车摇晃得很厉害。

荒无人烟、不毛之地的原野，一望无垠。

5 荒野中良夫那孤零零的家

荒野正中间一所木板棚式的农家。

这就是移居北美的藤木良夫的家。

这里，一簇一簇的仙人鞭（仙人掌的一种），仿佛是倒吊着的蛇一般，生长在干燥的沙土上，浑身是刺的细长腰身在风中摇曳。它成簇生长，高与檐齐。良夫的这个木板棚只有一间，用帷幕隔成卧室和起坐间。这里摆着自做的桌子和笨重然而十分结实的三把椅子。厨房在屋外，澡盆是用大汽油桶做的。

房子是把圆木埋在地上做架子，然后把粗粗刨过的木板钉在上面。仅仅因为有扇窗子，所以看起来还象一间屋子。大概是当初垦荒的移民盖的，良夫未加任何修建就用上了。绿色和白色的油漆已被风雨剥蚀。尽管一看便知是外行盖的极其简陋的一间木屋，但它使人感到在这荒野里却傲然屹立，十分结实。

被踩扁了的铁皮桶躺在墙脚。窗子上，玻璃坏了的地方钉了木板。

屋顶上钉着木板和圆木，年复一年地从远处刮来的风暴，把带来的沙尘在屋顶上厚厚地堆了一层。这里的一切都是干燥的，没有一星半点赏心悦目的东西，似乎它拒绝了一切柔和与莹润。下午偏西的斜阳象个火团，给这所房子朝西的一面涂上了鲜红的色彩。浑身沙尘的卡车停在木房旁边，两男一女走下车来。

走在前面两手提着一只大提箱的男人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已经住了十年的藤木良夫。他穿着劳动服裤子、脚登结实的劳动鞋，上身穿一件老式样的旧西装，头戴一顶猎人帽。脸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，眼睛却炯炯有神。一看便知体力劳动锤炼出来的结实的体格。看样子，他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许多。

跟在他身后的女人，则是全凭照片就从广岛山村前来同他成婚的秀代。她身着和服，脚下是一双木屐。漫长的旅途劳顿，加上被命运远抛异国而深感前途难卜的惴惴不安，使她面容憔悴，眼窝下陷。她那身衣服，因漫长旅途的折磨，已经不成样子了。

从驾驶台上下来的是秀代的叔父宽次郎，他穿着西装，戴一顶宽沿牛仔帽，矮胖的身材，但那眼神显露出他的精明强悍。

秀代一下车就停下来茫然地望着那房子。宽次郎催她进了屋子。

良夫：（把卡车弄好之后进来，十分客气地对秀代）累了吧？

秀代轻轻颌首，但依旧茫然地反复打量这所房子。

宽次郎爽朗地开了腔。

宽次郎：（用广岛方言）道远哪。到这儿就一切放心了。

良夫：（不知道该怎样安慰新娘才好）好，请坐吧。

秀代：……（坐下）

宽次郎：到这儿一看，日子也并不是那么难过吧？广岛和美国在同一个地球上。人啦，住的房子啦，也没什么不同嘛。

良夫去了厨房。

厨房里，良夫把好吃的东西放在汽油桶里，沉在冷水中，以防腐坏。

宽次郎：这儿和狭小的日本国土比较起来，风俗人情可大不相同啊，不过，习惯了就成天堂啦。这儿既不下雨，也没有霜，一年到头都是响晴的天。虽说空气干燥，天又热，可是挺舒服。

（朝厨房喊）藤木，赶快开宴吧。

良夫端来一个硕大的铝托盘，上面摆着早已准备好的威士忌、酒杯、香肠、炸食等等自己做的食品。

秀代：（满怀真心实意地和良夫生活在一起的感情站起来）让我干点儿什么吧……

良夫：啊，不用啦。

宽次郎：你是新娘子，就坐着吧。（秀代坐下）打光棍的日子过到如今，也不会做什么好的。他为了做些好吃的，从昨晚一直干到今早。

（良夫把托盘放在桌上，转身又回厨房）一个光棍顶门立户，就只能过这样的日子。既然你来啦，从今往后就能过上象样子的日子了。（他看见房间的一角插在瓶子里的石竹花）这是怎么回事儿？（他大步走上前去，拿起花瓶）我这是头一回看到这屋子里有了花。

良夫：（把炖肉锅端来放在桌上）秀代，你要洗脸厨房里有水。

宽次郎：新娘成泥猴了，先用美国水洗洗，爽快爽快吧。

良夫领秀代去了厨房。

宽次郎望着他俩的背影，十分满意似地往自己的手掌上捶了一拳。

良夫拿来盘子。

秀代在厨房里洗脸。

宽次郎：（小声地）你满意吗？

良夫：（认真地）太漂亮了。

宽次郎：哦，对，是很漂亮。比照片上的漂亮多了。

良夫：（有些担心地）可是她在这样的家呆得下去吗？

宽次郎：管她呆得下去还是呆不下去呢，她总不能游过太平洋回日本吧。

良夫和宽次郎扭头望去，

秀代从厨房出来。

宽次郎：干脆，我也洗把脸。

说完去了厨房。

良夫：晕船了吧？

秀代：嗯，船摇晃得简直要翻过来似的，好几天吃不下饭。心想，这可怎么好啊……尽管这样，离旧金山越来越近了，慢慢也就好了。

良夫：（怯生生地）你对这儿的印象怎么样？

秀代：怎么说好呢……（颇感为难）大得真是一望无边哪。

良夫：在这里……（决心挑明）你忍耐得下去吗？

秀代：（忐忑不安地）我本来是想尽可能忍耐下去而来的，可是……

宽次郎回来。

宽次郎：沟鼠先生怎么没来？今天你没去请他？

良夫：我想，以后我们去拜访一下比较好，所以就……

宽次郎：（对秀代）我说的外号叫沟鼠的这人哪，是中国移民。他是离这儿最近、你们唯一的一位邻居。他家在那个高岗对面的大树下。这一带有牛犊一般大的沟鼠，李先生就象只沟鼠那样能干，他家几乎是每年都添个孩子。（往杯里斟上威士忌）咱们干一杯吧。我是媒人哪，你们喝个交杯酒！你俩可称得上一对幸福夫妻。（良

夫秀代喝酒，宽次郎兴致勃勃地唱了一段“高砂曲”①）啊，我说秀代，你爹妈都好吗？

秀代：嗯，他们都想跟叔叔见上一面哪。

宽次郎：有二十年没见了，我哥哥也老了吧。啊，吃呀，吃呀，肚子饿了吧？啊，你就忘了广岛老家的事吧，决心在这加利福尼亚过一辈子，忍耐着点儿，秀代。（秀代点头）藤木，就托付给你了，因为你是我侄女婿嘛，那就一切多请关照了。

良夫：我倒是请您多加关照哪。（对秀代）请你多多照应。（对秀代一礼）

宽次郎：（猛吃猛喝）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日本人只有二十来个。现在算起来已经快上百了。美利坚合众国这块土地，就是世界各国人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国家。我们虽然是移民移来的，当了个国家的老百姓也算够神气的。就说前不久吧，住在山里的印第安人还很多呢，那是被军队给赶到深山老林里去的，后来都投降了。啊，往后你瞧着吧，没有哪一个人种象日本人这样，虽然个子小，可是能干活。美国人讨厌我们，他们就是这种本性，毫无办法。他们害怕我们，所以才要阴谋搞了个坏透了的移民法，打算不让我们进来。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前，你匆匆赶来了。你可别输给沟鼠老李，也一年一个地生儿育女，让他们的屎拉在这加利福尼亚大地上。总而

① 结婚时唱的祝福歌。——译者

言之，谁家的粪多谁家就占上风。（看看表）我得趁太阳没落山赶回去。我家离这儿八英里。下次来的时候把我老婆也带来。（站起）她说要看看秀代。

良夫：（站起）今天承您赶来，实在谢谢。

秀代：……（行礼）……

宽次郎：秀代，务农啊，日本和美国没什么区别。这大地呀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土啊。好，再见！

宽次郎和他俩握手之后往外走。

良夫和秀代送出门来。

宽次郎开起他那辆满是尘土的旧卡车风驰电掣而去。

秀代：啊，太阳……

她猛抬头看见西下的太阳，非常激动，不由得朝远方地平线望去。

此刻，硕大的夕阳即将没于荒野。

良夫：太阳总是从这边的地平线出来，沉在那边的地平线。

巨大而壮丽的太阳，给秀代注入了某种力量，她仿佛领悟到什么。

两人进了屋子。

良夫：请吃吧。

秀代：不啦，我已经吃好了，您请吧。

良夫：啊，我也吃好了。好，那就收拾。

秀代想帮忙收拾。

良夫：不用，我收拾。

良夫把桌上的东西收拾起来送到厨房。传来碗盏落地打碎的声音。

秀代站在厨房门口往里窥视。

只见良夫趴在地上捡什么。良夫发觉秀代看着他，连忙站起。

良夫：没事儿。

良夫收拾完毕回来。

秀代：我家的情况您早就完全清楚吧。

良夫：宽次郎叔叔跟我讲过大概的情况，说是爸爸给人家当保人，结果自己吃了挂络，倒了大霉……

秀代：对，有人借债，我爸爸给当保人，结果他还不了债，责任落在我爸爸身上，偏赶上银行快要倒闭的节骨眼儿……

良夫：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恐慌造成的呀。美国现在也是失业者遍地。这里也常常跑来一些流浪汉。

秀代：你寄去的那笔彩礼钱还了一半债，另一半就只好变卖房屋、宅地、田地偿还了。向你张口要了一大笔彩礼钱，实在过意不去。

良夫：给你寄的彩礼钱是我到这儿干了十年的全部积蓄。

秀代：……（吃了一惊，瞪大眼睛注视着他）

良夫：请你别误会，我可不是想买你才寄彩礼钱的。可话又说回来，如果不出钱，谁也不会嫁到我这儿来……

秀代：我也说老实话吧。我是为了给我家狠狠地要一笔彩礼钱，所以才狠了狠心嫁给你的。光看看照片就跟一个人结婚这样的事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我现在既然到你这儿来了，我就死心塌地做你的好妻子。请你多多关照吧。（情真意切，表情庄重）

良夫：谢谢你。你实话实说，我很感谢你。你说的不错，如果不出一大笔钱，谁也不会到这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来。到这儿来的移民，都是靠着凭照片订婚的办法从日本讨老婆。因为，根据移民法，只允许本人的妻子来。至于从日本来的女人哪，以为是嫁到美国来的，迎接她们的一定是一位身穿时髦西装绅士派头的丈夫。我昨天晚上想，今天你一见到我就放声大哭那可怎么好……所以一宿也没睡好觉。

秀代：你怎么使唤我，那只能随你的便了。反正你是把十年的辛苦钱全花在我身上了。

良夫：（严肃地）那虽然是我流尽汗水积攒的钱，可是我不想因此苛待你。正是因为我流尽汗水赚的钱，所以我更知道这钱的价值。你是我的宝贝啊……你朝那边望望，从这儿直到远处那条河，这片地我全开成熟地了，全都种了蚕豆。我乍到的时候，满地是鹅卵石，一片荒凉。可是我花了十年工夫，就凭我一个人，而且全靠两只手，就把它种成熟地了。打了井，也有了水。每天每日，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。这十年光阴，我一直盼望过上真正的人的日子，过上有点儿人生

乐趣的生活，想讨个老婆。所以，我拚命地干活。人要是累乏了就忘掉一切苦恼，因此我就使自己累得乏而又乏……（秀代张大眼睛看着他）这样才好不容易把你娶了来。我为了你，什么活我都咬着牙干了，从今往后，为了你我仍然不惜一切苦干下去。

秀代：我也好好地干。

良夫：现在我种的地，按日本的计算方法，足有两町六段步。这都是从白人那里租来的，不久，移民法就要放宽，所以我想那时候就把它买下来。我家在广岛和岛根两县交界山区，是务农的，我爹妈加上哥嫂、妹妹，总共六口人才种五段六亩地。我是老二，根本就没有分给我的那份地。我想，这儿的土地是无限的，只要能把水引过来，要种多少就种多少……

秀代：宽次郎叔叔干什么呢？他也务农？

良夫：他也种地，可是他也赌博。

秀代：赌博？

良夫：这一带没有人不认得他，在白人中间，一提近藤先生，无人不晓。听说他枪法还百发百中哪。

秀代：听我妈说，宽次郎叔叔什么歪门邪道都有，在村里呆不下去了，所以才跑到美国来的……

良夫：可是移民们都拿他当主心骨哪。谁要跟白人发生什么争执的事情，要不请宽次郎出面调停就解决不了。哦，对啦，你把衣服换换，到

那边的屋子随便歇歇吧。

秀代朝帷幔隔开的那间屋子走去。

良夫打开那破旧衣橱，拿出睡衣。

良夫：这是你来之前我为你到街上买来的，穿上吧。澡盆我早就点上火了，现在水也该热了。

他说完走开。

秀代茫然站在那里。

夕阳西坠，暮色渐浓。

良夫去厨房看澡盆的水是否合适。

秀代两眼噙着大颗泪珠。

良夫进了外间，他表情洋洋得意，十分愉快。

秀代换上睡衣走出卧室，那睡衣大得出奇，仿佛孩子穿了大人的衣服一般。

良夫：啊，有点儿大了。

秀代打趣似地把两手伸开给他看，但表情过于呆板，毫不引人发笑。

良夫：下回我上街的时候给你买个儿童穿的。

秀代：行啦，反正谁也看不见，只有你一个人看……

良夫：澡盆的水可正好呢。

秀代去了厨房。

良夫象心上长了草似地在房间里踱步。秀代放在卧室床上的那件衣服的红衣里吸引了他的视线。

良夫：水怎么样？

秀代：正好。

当澡盆用的那只大汽油桶衬托在旷野暮色的背景上。

良夫：要是不够热我就给你添把火……烫了的话你就喊一声。怎么样，合适吗？

秀代：合适。

良夫走出屋门，似乎为了抑制内心的兴奋，深呼吸一下，仰头望望天空。

良夫：启明星出来啦！

外号叫沟鼠的老李来了，他浑身上下脏得真象一只沟鼠，穿一身灰色劳动服。从面部可以看出，此人十分精悍。

老李：晚上好！藤木先生！

良夫：晚上好！沟鼠老兄。

老李：新娘到了吗？

良夫：来了，漂亮的很。

老李：你可要好好地疼爱新娘。早上别起得那么早，睡睡懒觉吧。

良夫：因为娶了新娘，得加倍干活呀。

老李：你干活干得多了，活该我倒霉。我老婆总拿你和我比，说你干得好。好好地疼你老婆吧，不然要当王八。

良夫和老李打闹起来。

秀代从厨房出来，从窗户往外看。

老李向秀代瞥了一眼之后，扬长而去。

秀代走出厨房，藏在相邻的房间目送走远的